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金屋泪痕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
金屋淚痕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
金屋淚痕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
金屋淚痕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金屋泪痕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屋泪痕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7-5034-9813-8

I. ①金…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9665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 字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 一 回	冒雨抱不平 黑暗层层含冤入地狱	1
第 二 回	热心做说客 甜语蜜蜜笑里藏尖刀	15
第 三 回	腐败家庭 兄妹各做无耻事	33
第 四 回	破碎心灵 父母十日竟俱亡	49
第 五 回	误认是知音 从此造成恶命运	67
第 六 回	因妒生恶意 搬弄是非为争宠	87
第 七 回	探病旧知 流泪眼对流泪眼	112
第 八 回	施虐弃妇 断肠人泣断肠人	127
第 九 回	设计赚恶棍痛报此仇	143
第 十 回	心虚疑暗鬼一病成疯	158
第十一回	为我情郎来海国 不意一跃成红星	179
第十二回	偶随舞客去康乐 无心得悉泥美人	195
第十三回	难收回春效魂断人间	214
第十四回	曾做金屋娇空余泪痕	230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47

第一回

冒雨抱不平 黑暗层层含冤入地狱

天空黑魆魆的，满布着浓密的水云。空气是非常沉闷，简直连一些风都没有。草屋子里面本来已经够潮湿得令人难受的了，兼之五月里黄梅天气，一会儿落雨，一会儿出太阳，把人们的心头更会沉闷得好像镇压了一块铅质那么笨重的东西一样不舒服。

坐在窗口旁的那个盛璞姑，她低了头，静静地只管干着手中的活针。在她的感觉中，眼前映现着的那块雪白的料子愈显愈灰色起来。忽然从窗外吹进来一阵狂风，把她鬓边的头发都一丝丝地飘飞起来。因为是骤然之间的，她惊得微抬了粉脸，明眸望到窗外天空中已黑了一大半，只有西边的一角还亮着白茫茫的天空，她把手抬上去掠着散乱的云发，方才意识到般地自言自语地说道：

“天爷又要落大雨了，唉，我的爸爸还没有回来呢。”

随了她这两句话，风又是紧吹了两阵，接着听到一阵洒洒的声音，天空中黄豆般大的雨点已是倾盆样地倒翻下来了。璞姑蹙了眉尖，放下手中的活针，站起身子，把窗门去关上了。只听卧病在床上的母亲带了颤抖的口吻低低地问道：

“璞姑，雨下得大吧？你爸爸这一下子又淋得不成样儿的了。”

“妈，也许爸爸会在人家屋檐下躲避一会儿的。”

璞姑的心头虽然同样地感到十二分的忧愁，不过为了年老卧病的母亲着想，不得不向她柔声儿地安慰。

谁知这时候，却听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笑进来。璞姑回眸去望，见是她的哥哥阿狗。不知怎么的，一见了阿狗，她心头就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阿狗虽然已是二十岁的年纪了，但是由于他先天不足的缘故，竟是傻头傻脑的，仿佛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一样。这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根竹竿子，在竿子的顶头系了一根绳，下面吊着一只小小的乌龟。他高兴得什么似的，一面笑，一面指着乌龟骂道：

“他妈的！你这个小乌龟，今天被我吊着了。”

璞姑见了哥哥这一个情景，她心头有些生气，遂白了他一眼，娇嗔似的说道：

“哥哥，你也给我少发一些傻劲了。妈是卧病在床上，爸又辛苦在外面，天下了这么大的雨，你心中不担一些忧愁倒也罢了，还这么地高兴着胡闹，我问你心肝到底有没有啦？”

“妹妹，你别……生气，我没有胡闹呀！”

阿狗被妹妹这么地责问，他停止了笑声，显出那副尴尬的脸孔，急急地辩解着。璞姑雪白的牙齿微咬着殷红的嘴唇皮子，有些怨恨的表情，说道：

“那么你还不快给我把乌龟去丢了吗？你该明白你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了。成天地做着这些小孩子的事情，给爸妈知道了不是叫他们老人家心中生气吗？”

“可是我把这小乌龟捉住了要报仇呀，我如何能把它放走呢？好妹妹，你就让我把这小乌龟杀了吧。”

阿狗却显出很认真的神气，话声带有些央求的成分。璞姑听他这么地说，倒不禁为之愕然，一时又好气又好笑地啐了他一口，逗给他一个娇嗔，说道：

“你还要满嘴里胡说吗？唉，你真也太不争气了。”

“妹妹，你不要冤枉我吧，我何尝说过一句谎，我真的要报仇，非把这只小乌龟杀死了不可的。”

阿狗一面说着话，一面把竹竿上吊着的乌龟在地上一阵子乱甩，

大有恨声不绝的样子。璞姑见他的举动虽憨，却似乎含有些作用般的，这就凝眸含颦地问道：

“哥哥，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地恼恨着小乌龟呢？”

阿狗这才抬头望了她一眼，怒气冲冲地说道：

“妹妹，你不知道吗？李大妈的儿子真是个小王八！小乌龟！他自己的娘偷了汉子，做了小乌龟，还骂我矮子傻子！他妈的！我捶他，他的势力又大，一叫就来十多个，把我围住了。我恨得什么似的，没了办法，今天给我捉到了一只小乌龟，所以我要报仇，把它摔死了，出了我心头这一口怨气。”

说到这里，把他的脚还在地上的乌龟连踏了两脚。璞姑听他絮絮地说了这么一大套的话，心头才算明白他的意思了，一时在无限哀怨之中，不免也感到了他一些可怜的成分，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李大妈的儿子人家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本来你已经二十岁了的人，为什么和他小孩子要厮混在一处呢？哥哥你千万别当着人家面前骂小乌龟，被人量耳刮子你可不要叫冤枉，回头吵得爸妈的身上又叫他们生气。哥哥，你就给我安静一些在家里住住吧。”

璞姑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哗啦啦的一声响雷，把个阿狗吓得竭声地大叫起来。璞姑芳心里也吃了一惊，但她慌忙走到床沿边去，拍着盛老太的身子，安慰她道：

“妈，你不要害怕，这是天气闷得太厉害的缘故，所以响起雷来了。”

“孩子，我没有害怕，阿狗傻得这一份样儿，叫我太心痛一些了。”

盛老太摇了摇头，握住了女儿的手，低低地说。她想到兄妹两人聪明和呆笨的差别，心头有些难受，眼角旁不禁涌上一颗热泪来。璞姑见她伤心的神情，芳心里自然也有些悲酸的意味，眼皮一红，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拿着手指去抹她颊上的泪水，用了温和的口吻，低低地道：

“妈，你不要伤心了，哥哥也是一种病，在他本身上说，确实是已够可怜的了。你老人家也别生他的气了。”

“唉！他本身固然可怜，我们又何尝不可怜？照理，他也有二十岁的年纪了，正应该帮助爸爸做一些工作。如今成天地痴痴癫癫，我们还不是白辛苦了一场吗？”

盛老太很心灰地说到这里，眼泪又扑簌簌地滚了下来。璞姑除了陪着母亲淌泪之外，她再也安慰不出一句什么话来。这时候外面风狂雨暴，偶尔似万马奔腾，偶尔似千军哭喊，且雷声不绝于耳，电光闪烁不停，令人心惊胆寒，身子不期然地会瑟瑟发抖。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得外面叩门甚急，且又人声嘈杂，连喊阿狗、璞姑开门。盛老太听得清楚，忙急急地说道：

“孩子，准是你爸爸回家来了，快去开门吧！”

璞姑三脚两步地奔到草堂，只见阿狗已开了门，外面拥进四五个男子，他们抱着一个满身沾着污泥的老者。仔细一瞧，那还不是爸爸吗？璞姑心头这一吃惊，真是非同小可，“啊哟”了一声，奔了上去，叫道：

“爸爸！爸爸！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这时四五个男子中有个名叫金志毅的，他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生得高高的个子，挺结实的身材。他的手中原抱着盛老实的人，今见璞姑一面问，一面已是哭出声音来了，这就告诉她道：

“璞姑，你爸爸被张三爷厂内的卡车撞倒了，快给他先躺一会儿吧。”

璞姑听了这话，真急得什么似的，立刻引导他们进内。房里上下首原有两张板床，上首是盛老太和璞姑睡的，下首是盛老实和阿狗睡的。这时金志毅把老实放到下首的床上，回头向璞姑望了一眼，说道：

“你且不要哭，先拧把脸水来给你爸爸擦个面孔吧。”

璞姑见床上的爸爸，全面孔都是泥水，且嘴角旁尚沾有鲜血，混合在一处的情景，使人更感到十分害怕，今听金大哥这么地说，遂点头匆匆地拿面盆盛水去。可怜盛老太在病中得此噩耗，心头一阵剧痛，脸色已变成了死灰。她竭力挣扎着，猛可地坐起身子，叫道：

“天哪！你太残忍了，怎么老实被卡车撞伤了吗？”

金志毅回头去望，见盛老太的身子又巍巍然地倒下床去，于是忙到床边，向她安慰着说道：

“老太太，你不要着急，你是有病的人，快别这个样子吧。老伯伯虽然是撞伤了，但生命还不至于十分危险，你放心好了。”

盛老太一见了志毅，也不知打哪儿来的一股子气力，她身子又从床上坐了起来。这回她一把将金志毅的手臂攀住了，含了满颊的泪水，急急地叫道：

“金大哥，老实如何会被卡车撞倒的？他要不要紧？唉！我们一家是全靠他的呀！天啊！你难道把我们穷人要活活地逼到死路上去吗？”

“老太太，你安静些躺下吧，老伯伯不要紧的，你放心好了。”

金志毅听了这几句话，心头也激起了无限的沉痛，含了一眶子热泪，一面向她柔和地安慰，一面把她身子扶到床上躺下了。盛老太气喘吁吁，也自觉再也支撑不住，她倒在枕上，泪水像泉涌般地直滚了下来。金志毅遂又走到老实的床边，见璞姑拿了盆水已给他拭净了脸，含了泪水向他叫着爸爸。盛老实微睁眼睛，他见了志毅站在床边，遂点了点头，表示感激的意思。志毅忙问道：

“老伯伯，你哪儿撞伤了？”

“我……我……这儿痛得很！”

盛老实把手捂着腰肢，断断续续地回答，紧锁了他稀疏的眉毛，泪水涟涟地落下了两颊。金志毅明白他是内部受了重伤，觉得生命

十分危险，若不送到医院去急救，恐怕是难以活命的了。他痛恨着这些土豪劣绅仗势欺人，撞伤了人家贫民，还骂人家瞎了眼睛，该死的东西！唉！穷人的性命难道真的比狗还不如吗？他愤然地说道：

“璞姑，你不要哭，我们立刻到张三爷那里去理论，叫他拿医药费出来给老伯伯送医院去急救，你们赞成吗？”

志毅说到后面，又向旁边四个村民问了一句。他们也激起了心头的公愤，遂齐声地说好，大家回身匆匆地走了。这时阿狗见爸爸伤得这么厉害，心头也十分地痛伤，听金大哥都这么地代抱不平，于是也恨恨地说道：

“大哥，我也跟你们一同去，他妈的！现在是什么世界？就给他们横行吗？”

盛老实虽然受伤很重，不过他的人还非常清楚。他耳听着窗外发狂般的风雨之声，他心头觉得很过意不去，遂颤抖地叫道：

“金大哥，你……你……回来。”

璞姑听爸爸这么地叫，遂忙站起身子，也喊道：

“金大哥，你回来，我爸爸喊你。”

“老伯伯，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吗？”

金志毅被她喊住，遂又走近床边来，望了老实一眼，低低地问他。

盛老实把手指了指窗外，摇了摇头，低声地道：

“金大哥，外面的风雨太大了，你们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且待雨小一些，再去和他们理论吧。因为我虽然是受了伤，但还不觉得怎么样，大概睡一两天会好起来的。”

金志毅见他说着话，皱了双眉，把身子向上挺了挺，那种神情显然很痛苦的表现。他知道老实的伤是很厉害的，其所以这么地说，无非顾虑我们被雨淋湿罢了，于是连忙说道：

“老伯伯，你不用顾虑我们的，因为这事情很要紧，早些问他要医药费，可以早些到医院里去医治呀。璞姑，你好生看护着爸爸，

我们去一会儿就回来的。”

璞姑见他一面说着话，一面把身子又向房外走了。因为他这样热心仗义，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感激，情不自禁地把身子跟着走出，低低叫声金大哥。志毅回过头来，见璞姑泪眼盈盈地已站在身旁，这神情是令人感到了楚楚可怜的，遂说道：

“璞姑，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吗？”

“金大哥，我太感激你了。”

璞姑说着话，泪水也跟着淌下来。

“璞姑，你别这么地说，我们是邻居，我们应该有互助的义务。你等着，我们立刻就回来的。”

金志毅安慰了她几句，身子又向大门外走了。志毅带了阿狗等众人冒了大雨前进，匆匆地到了新民纱厂的门口。只见两扇大铁门关得紧紧的，于是揪了电铃。不多一会儿，那扇偏门上就开了一个小圆洞，里面探出一个凶狠的脸来。他见这几个淋得落汤鸡那么的人，遂瞪着眼，喝问道：

“你们这些人到这儿来做什么的？”

志毅听问，遂走了上去，叫了一声阿根哥，说道：

“我们是找你们经理张三爷谈几句话，因为有些事情跟他要求。”

阿根和志毅是认识的，因为志毅在过去也曾经到厂里做过工作，后来和张三爷闹了意见，所以他辞职告退的。阿根此刻瞧清楚是志毅，遂开了门，给他们走进里面，问道：

“金先生，这么大的雨，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来和我们经理要求呀？”

志毅遂把来意向他告诉了，并且说道：

“人家盛老实是个可怜的耕夫，且家里人全都靠他过活的，所以这事情可不是儿戏的。”

“金先生，那么你一个人进内去见经理吧，因为这许多人进去，怕张三爷心里就会不高兴的。他的脾气，你总也该知道。”

阿根见他们的身子湿淋淋的，生怕弄脏了经理室，张三爷要责怪自己，所以向他微笑着说。志毅听了，也觉得不错，遂向阿根等众人说道：

“你们等在这儿，就是我一个人进去也好。”

他一面说，一面把头上那顶呢帽甩了甩雨水，遂跟着阿根走进经理室去。张三爷是个三十二岁的男子，生得短小精明，平日待人十分刻薄。他此刻坐在经理室内的写字台旁，耳听着风雨之声，口里吸着一截雪茄默默地出神。忽然见阿根领进一个全身稀湿的男子，定睛一瞧，却是从前辞职的职员金志毅，心头暗想：难道又来要求复职了吗？但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心里虽这么地想，表面上还显出伪笑，说道：

“我道是谁，原来是金先生，听说你这儿告退后，近来很得意吧，今日到来，不知有什么贵干吗？”

“也不见得这么得意，不过也没有饿死。张先生，今天到来，我是向你请求一件事情的。”

金志毅听出他这几句话中至少是包含了一些讽刺的成分，遂淡淡地一笑，他老实不客气地把湿淋淋的身子就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了下去。张三爷心里虽然有些肉疼着这簇新的沙发套子，不过他既然坐了下去，也奈何他不得，皱了眉毛，把雪茄拦到烟缸上去，问道：

“是件什么事情？不过我声明在先，如今我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管闲账的了。”

“我知道，不过这是关于张先生厂内发生乱子的事情，你不管也得管的。”

金志毅见他预先声明，不禁冷笑了一声。他在沙发旁的茶几上烟罐子里取了一支烟卷，一面划了火柴，燃着了吸烟。张三爷见他这一种态度，心里有些愤怒，不过听了他这几句话，心头也有些吃惊，忙慌张地问道：

“你说的什么？我厂里发生什么乱子的事情了？”

金志毅道：

“你们厂内的卡车，把我家的邻居盛老实撞倒了，现在受伤很重，恐怕生命十分危险。盛老实是个很可怜的耕夫，且家中全靠他过活的，所以我来要求你，承认负责他的医药费，把他立刻送到医院里去急救，这件事情你应该得负责管一管的吧？”

“哦？有这一种事情吗？不过我们厂内开卡车的车夫都经过相当的训练，所以照我的猜测，他们绝不会闯祸撞伤人的。你也许弄错了，这一定不是我们厂内的卡车。”

张三爷蹙了双眉，他把雪茄又衔在嘴里吸了一口，慢条斯理地回答，表示毫不相干的意思。金志毅听他这么地回答，气得猛可地跳起身子来，瞪了他一眼，把手中的烟卷丢了，说道：

“张先生，并不是我说话无礼貌，你这样回答，简直是放屁之至！你可以保险你们车夫不闯祸吗？我可以给你一个证据，你们车上还有工头汤大彪坐着，他这奴才还骂人家瞎了眼睛，该死的东西！照此说来，你们有钱的可以横行不法了吗？”

张三爷被他这一顿教训，倒是弄得哑口无言，脸一阵红一阵青的。不过他还镇静了态度，喷出了一口烟卷，淡淡地说道：

“阿根，你把大彪去喊了来，问过了他，我才相信。金先生，你不用出口伤人，且坐下来等着吧。”

金志毅听他这话也说得有理，遂点了点头，把身子又在沙发上坐下了。站在旁边的阿根，听经理这么地吩咐，遂匆匆地退出。不多一会儿，阿根领进一个矮大块头的男子走进来，这人就是汤大彪，生得一脸横肉，他是张三爷唯一的爪牙。当时走进室内，向张三爷鞠了一躬，小心地说道：

“三爷，你叫我有什么事情吗？”

“金先生说你坐了卡车把一个什么叫作盛老实的撞倒了吗？这件事可是实在的吗？因为他要我们赔偿医药费，假使没有这一回事的话，那我们不是无名损失吗？”

张三爷把手指了指旁边坐着的志毅，向大彪很认真的样子说。汤大彪走进来的时候倒没有注意沙发上坐的什么人，此刻听了三爷的话，遂回眸向志毅望了一眼。因为两人刚才在路上已经多了口角，此刻仗了主人的势力，自然不肯认错的，遂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这小子分明是敲诈来的，他这个老东西自己撞上来送死，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车夫阿六还连连地揪过喇叭的呢！”

金志毅在路上的时候，因为大彪是坐在车厢内的，要和他争论也是无济于事。此刻人已站在自己的面前，于是他这一股子怒火再也忍熬不住了，猛可地又站起身子，走上一步，把手一扬，只听啪的一声响亮，大彪的颊上早已着了他一记挺结实的耳刮子。志毅又怒气冲冲地骂道：

“他妈的！我打你这个心肝全无的走狗！人家性命不值钱，是送上来寻死的吗？你这狗蛋！真气死我了！”

老实地说，大彪在平日只有把手掌落在别个小工的颊上，想不到今日自己也尝一尝五支雪茄烟的滋味，因为自己一个矮大块头，平日气力也不算小，可是被志毅这一下子耳光，他身子也会被打得倒退两步。虽然他很想有个还手的举动，不过在张三爷的面前，他就觉得不敢放肆。他知道三爷是个爱面子的人，打我等于打三爷一样，三爷自然有颜色给他瞧的。所以大彪把手按住了颊上，连喊好好，说道：

“你敢动手打人，你……好，好！你真有胆量！”

“金志毅，你太没有礼貌，你在我的室内，胆敢打我手下的工人，那你简直是岂有此理极了。就说我们卡车撞了人，与你又有什么相干？他可不是你的老子呀！老实地说，这是没有凭据的事情，你别在我这儿敲诈钱财。识趣的，你快给我滚出去。要不然，哼！可怨不得我没有情分的了。”

张三爷见志毅动手打人，他心头也勃然大怒，遂猛可地站起身子，把手向门外一指，对他声色俱厉地怒喝着。金志毅想不到张三

爷也会说出这种天良全没的话来，他心头这一气愤，把脸变成了铁青的颜色。因为是过分愤怒的缘故，他已顾不得一切的礼貌，因为他明白在这个时代，武力就是公理。他猛可地奔到写字台旁，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西服领带，左右噼啪一阵子响声，打得三爷呆呆地怔住了。志毅骂道：

“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的恶魔！简直是个杀害贫民的刽子手！我今日非打死你这个奴才不可！”

汤大彪见三爷也受他的侮辱，于是走到他的身后扑上来捶打，金志毅慌忙放了三爷，一个回身，和大彪扭住了大打起来。阿根见事情不妙，遂立刻翻身走到外面去报告警察。这里志毅和大彪在经理室内打得一个落花流水，把写字台上所有的物件，以及壁上悬着的镜框子，都纷纷地在室中乱飞。张三爷躲在写字台下面，又害怕又痛恨。不料正在这个时候，阿根早已领着两名警察到来。他们各执盒子炮，喝命住手。张三爷也从写字台下爬出来，他满脸怒容地向警察道：

“这个人是前来抢劫财物的，快快把他带到局子里去重办。”

“放你的臭屁！我金志毅岂是抢劫财物的人？你们两人不要误会，他们仗势把卡车撞伤了人还行凶！”

志毅听了，慌忙向警察急急地辩解。

“胡说，分明是你上门来行凶，你还诬人吗？这儿不是你声明的时候，到了局里，你再和局长说吧。”

那警察却不由分说把志毅押着就走，志毅冷笑了一声，点头说道：

“好，我们走！”

那两个警察见他倒也爽快，遂和张三爷点了点头，押着志毅一同走出厂门口去。阿狗和众人见了这个情景，都吃了一惊，遂走上来拉了志毅的手，叫道：

“金大哥，这……这……是怎么的一回事呀？你又没有什么罪，

为什么要押到局子里去呀？”

志毅哈哈地笑道：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呀！不过公理是只有一条的，你们大家跟我一同到局子里去走一趟吧，我想局长当然不会把老百姓当作罪犯看待的。”

“好，我们大家一块儿走，你若有罪，我们大家也一同办罪好了。”

众人齐口同声地说，显然，他们的神情是这一份儿的愤激。风是呼呼地狂刮，雨是倒坍样地狂落着。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天是有些变了的样子。除了两个警察身上披着雨衣和雨帽，金志毅和阿狗等一行人都是落汤鸡般地清淋着，远远地在雨缝中消失了他们的影子。

到了警察局，局长沉着脸，很严肃地问明了警察对于志毅所犯何罪。志毅听了警察的报告，当然竭力地口称冤枉。局长遂问道：

“那么你到新民纱厂找经理是做什么去的？”

志毅听了，遂把新民厂里的载货卡车撞伤盛老实，自己因为邻居关系，激起义愤之心，故而前去请求他们负责医治的话，向局长告诉了一遍，并且说道：

“不料他们毫没心肝，不但不肯承认负责医治，而且还笑盛老实自来送死。小民一时愤怒，动手打了他们几下耳光，这是事实。至于抢劫财物，完全诬告良民。”

“你这些话可都是真实的情形吗？”

局长见他脸无惧色，滔滔而谈，知道他说的定是事实，遂故意又这么地追问了一句。

“局长，金志毅说的完全是事实，他是一个有侠义的好公民。”

众人在旁听厅里站着，不待志毅的回答，就异口同声地给他辩白。阿狗这时倒也聪明起来，他走到公堂前来，向局长跪了下去，大声哭起来，说道：